



气候变化专题

欧洲人权法院在气候变化诉讼中的 演进解释及其局限

朱明哲 徐莹*

摘要：气候变化诉讼的人权转向是目前国际法和比较法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是现有研究往往忽略了国际人权法的规范目的和国际人权机构参与气候治理所面对的复杂政治现实。欧洲人权法院于2024年作出了3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判决，首次把《欧洲人权公约》有关条款适用于气候变化。通过分析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律论证及其判决引起的争议，我们可以观察国际人权法院如何通过解释既有法律规范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及其在此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欧洲人权法院使用演进解释方法，在气候变化的语境中重新阐释了诉讼中的“受害人”资格以及《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和第6条的规定。其中，关于气候变化科学事实的科学共识、承认非政府组织诉讼资格和国家保护义务的司法共识是欧洲人权法院演进解释的关键因素。为了说明演进解释的正当性，欧洲人权法院自我约束，遵循法律文本、法院判例以及国家自由裁量权这些在判例中长期发展而来的解释限制。尽管3个判决展现了对法律技术的娴熟应用，欧洲人权法院在气候变化诉讼中的创新解释还是引起了瑞士国内的强烈反弹。这些争议暴露了国际人权机制在处理气候变化这一高度政治化问题时的局限，也说明司法的技术维度无法完全回避政治维度的困难。

关键词：欧洲人权法院 气候变化诉讼 演进解释 解释限制 气候政治

一 引言

2024年4月，欧洲人权法院（下称法院）首次在3个案件中做出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判决，引发了学界普遍关注。权威性的气候科学报告指出，人为排放温室气体引起的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人类健康以及经济社会造成了广泛的不利影响。^① 尽管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重大挑战，但无论是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角度来看，气候立法都十分艰难。^② 由此，大量

* 朱明哲，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法学院讲师；徐莹，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法学院研究助理。本文所有网络地址的最终访问时间均为2025年1月22日。

① “Climate Change 2023: Synthesis Report”, IPCC official website, https://www.ipcc.ch/report/ar6/syr/downloads/report/IPCC_AR6_SYR_LongerReport.pdf.

② See Richard J. Lazarus, “Super Wicked Problems and Climate Change: Restraining the Present to Liberate the Future”, (2008) 94 *Cornell Law Review* 1153, pp. 1159–1186.

公众诉诸法院以推动气候治理,^① 气候变化诉讼近些年也快速增长。如今,当事人不仅在国内法院提起诉讼促使国家承担气候责任,国际法院也日益成为推动气候治理的重要平台。^② 鉴于气候变化与人权之间的密切联系,气候变化诉讼出现了“人权转向”,^③ 以人权为基础的策略性气候变化诉讼在国内法院日益兴起。^④ 也有一部分当事人选择向国际人权法院提起诉讼,欧洲人权法院便是其中的代表。目前在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的气候变化诉讼共计10余起,其中包括已经审结的3起气候变化案件。^⑤

国际人权法院在推动气候治理方面究竟有多大潜力? 这个问题在欧洲人权法院的气候变化判决作出前就引起了广泛讨论。支持者认为,欧洲人权法院可以通过法律的方式促进气候治理。首先,虽然依据《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的机制提起气候变化诉讼面临着难以确定域外管辖权以及“受害人”资格等程序性障碍,^⑥ 但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以及其他国际机构的做法来看,欧洲人权法院能够通过演进解释克服这些难题。^⑦ 此外,虽然《欧洲人权公约》的保护体系中并不包含健康环境权,^⑧ 但法院仍然可以通过演进解释将其中的相关条款适用于气候变化案件。学者们认为,《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第3条以及第8条在法院应对气候变化风险以及创设国家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人权保护义务方面具有较大潜力,^⑨ 当国家未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时,欧洲人权法院可据此认定国家违反人权义务并使之承担责任。^⑩ 当前的研究还表明,国际气候条约之下的义务可以用于解释国家在《欧洲人权公约》之下的人权保护义务。^⑪ 可见,演进解释正是欧洲人权法院应对气候诉讼的关键。

① See Joana Setzer and Lisa Vanhala,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Courts and Litigants in Climate Governance”, (2019) 10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limate Change*, p. 7.

② See Benoit Mayer and Harro van Asselt, “The Rise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Litigation”, (2023) 32 *Review of European,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175, pp. 175 – 176.

③ See Jacqueline Peel and Hari M. Osofsky, “A Rights Turn in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2018) 7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37, p. 40.

④ 参见朱明哲:《气候变化诉讼的人权进路及其局限》,载《人权研究》2022年第2期,第4页。

⑤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Databases, <https://climatecasechart.com/non-us-jurisdiction/european-court-of-human-rights/>.

⑥ See Riccardo Luporini and Annalisa Savaresi,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Bodies and Climate Litigation: Don’t Look Up?”, (2023) 32 *Review of European,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67, pp. 273 – 274.

⑦ See Antonio Mariconda, “Victim Status of Individuals in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before the ECtHR: Between Old Certainties and New Challenges”, (2023) 3 *The Ital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60, pp. 285 – 301; Helen Keller and Corina Heri, “The Future Is Now: Climate Cases Before the ECtHR”, in Gentian Zyberi *et al.* (eds.), *Reflections on the Future of Human Rights* (Routledge, 2023), pp. 155 – 158.

⑧ See Tim Eicke,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nvention: Beyond Admissibility”, (2022) 3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8, p. 11.

⑨ See Corina Heri, “Climate Change before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apturing Risk, Ill-Treatment and Vulnerability”, (2022) 33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25, p. 929.

⑩ See Armando Rocha and Rômulo Sampaio, “Climate Change before the European and Inter-American Courts of Human Rights: Comparing Possible Avenues before Climate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Review Human Rights Bodies”, (2023) 32 *Review of European,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79, pp. 279 – 289.

⑪ See Monica Feria-Tinta,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ases in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xtraterritoriality, Victim Status, Treaty Interpretation, Attribution, Imminence and ‘Due Diligence’ in Climate Change Cases”, in Kobylarz Natalia and Grant Evadne (eds.), *Human Rights and the Planet: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in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2), pp. 183 – 184.

然而，对利用国际人权法进行法律创新的质疑也持续存在。反对观点认为，人权条约在确定国家的减缓义务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人权义务只能解释为国家减缓气候变化有利于其领土之上的人权保护时具有的国际合作义务。这是因为人权条约只关注减缓气候变化对领土内个人权利的有利影响，并未将保护自然以及子孙后代的权利等国际气候法下的考量因素纳入其调整范围。因此，如果为促进气候治理就将国家在国际气候法之下的一般减缓义务全部纳入人权法中，则会背离人权法的目的。^① 更重要的是，当法律未明确规定国家承担减缓气候变化的义务时，法院若借助模糊的气候法与人权法推导出具体且明确的减缓义务，则可能会存在篡夺立法权的风险。^② 由此可见，欧洲人权法院以演进解释的方法推动《欧洲人权公约》这一区域性的人权条约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时，确实面临着法律创新与维持欧洲人权系统之间冲突的问题。^③

然而，目前关于气候变化诉讼的学术讨论至少有两方面不足。首先，现有讨论忽略了评价人权法院判决的标准应该是其对人权法的适用以及提供人权救济的力度。其次，仅从法教义学角度研究，既忽视了复杂的国际气候治理现实，也忽略了国际气候变化诉讼仅仅是多层次气候治理的一个维度。^④ 欧洲人权法院最近的气候诉讼判决让我们有机会研究国际法院在气候变化诉讼中的演进解释及其影响。事实上，国际法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法律技术对法院正当化其司法推理的作用，并强调国际法院实际上也在政治限制中运行，其能力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⑤ 这一现象在气候变化这一高度政治化的议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欧洲人权法院的3起气候变化诉讼，然后通过与既往判例的比较，分析欧洲人权法院将《欧洲人权公约》作为“活文本”并借助当今的气候科学与法律共识，对《欧洲人权公约》之下的程序和实体性权利义务进行创新性解释。之后，本文将阐明欧洲人权法院的演进解释方法并非为气候变化诉讼所独有，而是在其判例中长期发展起来的。同时，法院也发展出一系列限制性解释方法以防止司法恣意，其在气候变化诉讼中诸多方面的解释遵循了既往的限制以保持司法谨慎。最后，本文将表明通过演进解释取得的法律发展未必能够取得实际的治理效果，法院在气候变化诉讼中的创新解释仍然面临巨大的政治争议与压力。从长期来看，国际司法机构在气候治理中的作用依旧受到复杂的气候政治的限制。

二 欧洲人权法院的气候变化诉讼简述

2024年4月9日，欧洲人权法院分别对瑞士老年女性协会等诉瑞士政府（*Verein 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杜阿尔特·阿戈斯蒂尼奥等诉葡萄牙等33个国家（*Duarte Agostinho and Others v. Portugal and 32 Others*）与卡雷姆诉法国（*Carême v. France*）这3起气候变化诉讼作出了

-
- ① See Benoit Maye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s an Obligation Under Human Rights Treaties?”, (2021) 115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09, pp. 409 – 451.
- ② See Benoit Mayer and Harro van Asselt, “The Rise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Litigation”, (2023) 32 *Review of European,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175, p. 182.
- ③ See Ivana Jelić and Etienne Fritz, “The ‘Living Instrument’ at the Service of Climate Action: The ECtHR Long-Standing Doctrine Confronted to the Climate Emergency”, (2024) 36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141, pp. 141 – 158.
- ④ See LJ Kotzé, B Mayer, H van Asselt *et al.*, “Courts, Climate Litig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Earth System Law”, (2024) 15 *Global Policy* 5, p. 12.
- ⑤ See Tom Ginsburg,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International Courts”, in Cesare P. R. Romano, Karen J. Alter and Yuval Shan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483 – 502.

判决。其中，法院只支持了瑞士老年女性协会一案中原告的部分请求，其余两起案件皆以原告败诉告终。下文将简要介绍这 3 起案件，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

在瑞士老年女性协会案件中，瑞士老年女性气候保护协会以及 4 名自然人曾在国内法院提起诉讼，却并未得到支持。原告主张其作为老年女性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而瑞士联邦政府设定的减排计划以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措施存在不足，违反了其宪法义务及《欧洲人权公约》第 2 条和第 8 条之下的保护义务。在联邦政府机构拒绝了其要求制定更充分的减排目标以及以立法和行政措施确保现有目标实现的诉求后，该协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瑞士联邦行政法院和瑞士最高法院先后作出判决。瑞士联邦行政法院根据瑞士《行政诉讼法》第 25a 条第 1 款之规定，认为 75 岁以上的老年女性群体与一般公众相比并没有受到特殊影响。此外，联邦行政法院认为原告的行政主张无法解决权利受侵害的问题，不满足“提出了性质严重的真正争端而需要根据《欧洲人权公约》采取补救措施”的条件。^① 瑞士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一判决，而且认为由于目前政府仍有时间采取措施，《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中设定的控温目标未必不会实现，政府当前的不充分行动尚未对申请人的权利造成足够严重的威胁，且推动总体政策变革并非行政诉讼的功能所在。^②

在用尽国内救济之后，申请人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主张国家侵犯了其在《欧洲人权公约》第 2 条下的生命权、第 8 条下的私人以及家庭生活受尊重的权利、第 6 条第 1 款下诉诸司法的权利以及第 13 条下的有效救济权。欧洲人权法院承认了非政府组织在欧洲人权法院提起气候变化诉讼的资格，但未承认几名自然人的诉讼资格。^③ 鉴于第 2 条和第 8 条存在一定重合，法院将第 2 条归到第 8 条之下合并审查，^④ 判决瑞士政府不充分的减排政策违反了国家在《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之下的义务。^⑤ 同时法院认为瑞士国内法院未能仔细审查原告诉求就驳回其请求的做法侵犯了原告在第 6 条第 1 款下的权利。^⑥ 该判决未支持关于第 13 条的要求，指出第 6 条是第 13 条的特别法，第 13 条的要求已经被更为严格的第 6 条所吸收。^⑦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虽然认定瑞士政府并未履行其人权义务，但并未确定政府应当采取的具体措施。^⑧

① *Association of Swiss Senior Women for Climate Protection v. Federal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Energy and Communications (DETEC) and Others*,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A-2992/2017 (Federal Administrative Court of Switzerland 2018), pp. 20-26, paras. 7.1-8.4.

② *Association of Swiss Senior Women for Climate Protection v. Federal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Energy and Communications (DETEC) and Others*,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1C_37/2019 (Federal Supreme Court of Switzerland, Public Law Division I 2020), pp. 11-19, paras. 4-7.

③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p. 196-199, paras. 521-535.

④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200, para. 537.

⑤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211, paras. 573-574.

⑥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p. 224-227, paras. 629-640.

⑦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227, para. 644.

⑧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p. 229-230, paras. 655-657.

在杜阿尔特·阿戈斯蒂尼奥案中，6名葡萄牙青年未经国内诉讼程序，直接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了针对葡萄牙以及挪威、俄罗斯、瑞士等其他32个国家的申诉。申请人认为这些被申请人国不充分的气候行动导致他们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侵犯了其受《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第8条保护的权利。作为年轻人，他们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将暴露于严重的气候风险下，其所受的影响更甚于他们的长辈，这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14条规定的禁止歧视原则。欧洲人权法院最终以葡萄牙之外的32个国家无管辖权以及原告并未用尽国内救济为由驳回了该案。^①

法国大桑特市市长达米安·卡雷姆（Damien Carême）曾以自身和以市长名义请求法国政府将气候缓解与适应作为政策的优先事项。在遭到拒绝后，他向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起诉。该法院援引了当前的科学研究成果，认为大桑特市面临气候变化的风险很大，卡雷姆可以作为市长提起诉讼，但却否认了他以个人身份提起诉讼的资格。在实体法方面，最高行政法院认为政府超额使用了其碳预算，并在进一步审查政府减排措施的充分性后，最终认定政府的气候措施不足以实现其气候目标，命令政府采取额外措施。^②卡雷姆认为最高行政法院驳回其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的资格是不合理的，故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欧洲人权法院指出，在2021年初次提交材料时申请人已经因为其在欧洲议会任职的缘故搬到了布鲁塞尔，大桑特市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与其无关，因此申请者在此不存在个人利益，不能依据《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起诉。由于政府组织没有资格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请，申诉人不能以大桑特市市长的身份向法院提出申诉。^③

三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法律解释创新

鉴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性，法院认为既有环境领域的判例无法直接移植到气候变化案件中，需要确立更符合气候变化特征的标准。^④同时，法院指出《欧洲人权公约》是一份“活文本”，必须根据当今的情况加以解释并符合国际法的最新发展以反映更高水平的人权保护标准。^⑤为此，对气候变化诉讼中的法律问题的解释应当考虑到最新的科学证据以及政治和司法领域的共识。法院还指出，如果无法以一种动态和演进的方式对《欧洲人权公约》进行解释，将阻碍法律的发展。^⑥在上述3个气候变化案件中，法院主要借助科学与政治共识对《欧洲人权公约》第34条规定的“受害人”资格、国家在第8条下的保护义务以及第6条第1款规定的诉诸司法的权利进行了演进解释。

（一）气候变化诉讼的特殊性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同法院以往处理的环境问题相比，气候变化对《欧洲人权公约》的解

① *Duarte Agostinho and Others v. Portugal and 32 Others*, Decision, Application no. 39371/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81, para. 231.

② 参见朱明哲：《“世纪诉讼”与政府的生态责任》，载《法理——法哲学、法学方法论与人工智能》2022年第1期，第385页。

③ *Carême v. France*, Decision, Application no. 7189/21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p. 21–24, paras. 76–88.

④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69, para. 422.

⑤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72, para. 434.

⑥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79, para. 455.

释提出了新的挑战。^①

首先，在气候变化诉讼中，损害来源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较为复杂且不确定，而因果关系的认定影响着《欧洲人权公约》中的程序性条款和实体权利义务的解釋。严格地说，以上因果关系之确定，既要求证明国家不作为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又要求证明气候变化与人权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② 然而，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和影响的特殊性使确定上述具体因果关系变得困难。其一，从温室气体排放到产生消极人权影响之间存在一系列复杂且漫长的过程，这使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与人权受损或损害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温室气体的排放引发了全球变暖与气候变化，进而导致了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且这些后果给全球不同群体带来不同影响。其二，温室气体的排放活动源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涉及交通、能源、工业、建筑、农业等人类社会生活各领域，且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具有累积性，这些温室气体不会立即造成损害，当前的气候变化后果是此前不同行为者的累积排放导致的。^③

其次，法院强调，与一般环境问题相比，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在国内层面也需要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低碳转型，这要求一系列广泛而复杂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协调行动，有时也需要个人承担一定义务。就政府政策而言，减缓行动涉及各部门综合性的监管框架，而适应措施则需要本地化行动。^④ 换言之，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多中心问题。多中心问题有以下显著特点：第一，在应对多中心问题时存在不同的参与者；第二，多中心问题没有单一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因为任意一个决策都会影响到其他的决策，且不同的解决方案涉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复杂利益；第三，受影响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往往存在冲突。^⑤ 相比于其他的环境法案件，多中心的特点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表现得尤为明显。

气候变化问题的多中心性会引发新的法律问题。这主要涉及在制定气候变化的法律与政策以及解决气候变化的法律争议时应当考虑到谁的利益，谁有诉讼资格以及谁应当对谁承担何种义务。^⑥ 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不仅会对当代人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子孙后代的利益。政治上的短视可能使政策更倾向于维护短期利益而非长期利益，而这将延缓气候行动，加剧未来的气候风险并增加应对该风险的成本。一方面，子孙后代将可能因为现有气候政策的不充分而承担沉重负担，但是他们却无法参与到当代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民主决策中，这导致了严重的代际公平问题。另一方面，在《欧洲人权公约》的保护机制下，人权保护是针对当代人的，而不包括后代人。^⑦ 因此，欧洲人权法院有

①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67, para. 414.

② See Elena Cima, “The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 Reconceptualizing Human Rights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 (2022) 31 *Review of European,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38, p. 41.

③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p. 167 – 168, paras. 416 – 418.

④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68, para. 419.

⑤ See Aref Shams, “Tempering Great Expectations: The Legitimacy Constraints and the Conflict Fun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Litigation”, (2023) 32 *Review of European,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193, p. 196.

⑥ Elizabeth Fisher, Eloise Scotford and Emily Barritt, “The Legally Disruptive Nature of Climate Change”, (2017) 80 *Modern Law Review* 173, pp. 178 – 179.

⑦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69, para. 420.

必要决定，当代人是否可以以国家目前的不作为侵犯了子孙后代的权利而提起诉讼。

然而，多中心性同样意味着法院在决策时不能超越其权限。欧洲人权法院承认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复杂的科学、政策以及经济问题主要应当由国内立法以及行政部门采取措施解决，因为制定整体政策框架和具体措施需要平衡各方面相互冲突的利益，国内政府部门原则上比国际法院更适宜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需求与选择。^① 因此，如何在解释公约的同时避免越权，是欧洲人权法院在处理这3个气候变化案件时需要解决的核心方法论问题。

（二）对第34条下“受害人”资格的演进解释

欧洲人权法院在气候变化诉讼中对非政府组织依据《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提起诉讼的资格作出了突破性创新，偏离了既往判例确定的规则。法院在既往判例中将第34条规定的“受害人”分为3类：一是直接受害人，即受到了所指称的违法行为直接影响的“受害人”；二是间接受害人，这通常涉及到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在其死亡或者失踪后针对侵犯直接受害人权利的行为提起诉讼的资格，这类申请人通常需要证明其在诉讼中有利益；三是潜在受害人，即申请人不能仅仅依据猜测而应当提供充分合理的证据证明影响其个人权利的侵权行为将来可能会发生。^② 法院的判例还区分了提起诉讼的“受害人”资格（victim status）和代表受害人提起诉讼的资格（locus standi）。“受害人”若选择由他人代为提起诉讼，则必须作出具体有效的授权。只有涉及第2条、第3条以及第8条的权利争议且“受害人”因行为能力而无法提起诉讼时，才允许与“受害人”有密切联系者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代表“受害人”提起诉讼。^③

在一般环境案件中，只有自然人享有第8条保护的私人以及家庭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因为环境污染通常不会对非政府组织产生直接影响。非政府组织不得以健康受到环境恶化的不利影响主张其是第8条下的“受害人”，只能代表受到直接影响的成员提起诉讼，而其本身并不具有以第8条所保护的权利受损而寻求司法救济的资格。这种关系类似于律师相对于其当事人的代表关系。^④ 法院也曾允许非政府组织未经授权代表“受害人”提起诉讼。比如在法律资源中心代表瓦伦丁诉罗马尼亚（*Centre for Legal Resources on Behalf of Valentin Campeanu v. Romania*）一案中，直接受害人因国家的疏忽而死亡，其生前没有能力提起诉讼也不存在监护人，且因无行为能力而未授权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法院为了使其权利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而允许法律资源中心代表直接受害人起诉。^⑤ 但是这种情况极其特殊，尚不足以确定一般规则。

在气候变化诉讼中，非政府组织并非代表其受影响的成员提起诉讼，而是主张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很显然其并不属于上述判例确定的“受害人”。然而，气候变化的多中心性使当代人

① *Verein 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p. 166, 177, paras. 411, 413, 449.

② *Centre for Legal Resources on Behalf of Valentin Campeanu v. Romania*,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47848/08 (ECtHR [Grand Chamber] 2014), p. 35, paras. 96 – 101.

③ *Y. F. v. Turkey*,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24209/94, (ECtHR [Fourth Section] 2003), pp. 5 – 6, paras. 13 – 15.

④ *Asselbourg and Others v. Luxembourg* (dec.), Decision, Application no. 5647/04 (ECtHR [Grand Chamber] 1999), p. 6, the Section of Law, para. 1.

⑤ *Centre for Legal Resources on Behalf of Valentin Campeanu v. Romania*,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47848/08 (ECtHR [Grand Chamber] 2014), pp. 35 – 39, paras. 96 – 103.

与后代人之间权利关系存在严重的不对称,^① 这已经引发了严重的代际公平问题。对此,法院认为“受害人”这一概念应当根据当今社会条件以发展方式加以解释,任何对“受害人”资格进行形式主义的解释都会使《欧洲人权公约》所保障的权利失去意义。^② 为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实现对人权的有效保障,法院结合最新科学证据以及国际政治与司法共识,强调非政府组织提起气候变化诉讼的重要性,认为其具有独立提起气候变化诉讼的资格。

首先,法院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以及《巴黎协定》等国际法文件表明了国家在维护子孙后代的权利方面有义务已经成为共识。^③ 鉴于气候变化风险的严重性和不可逆转性,国家不仅应当采取充分合理的措施保护当前公民的权利,也应当防止因缺乏及时有效的行动而导致后代权利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不利影响。^④ 寻求非政府组织的帮助是当代公民在面对复杂行政决定时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方式。更重要的是,非政府组织采取集体行动提起诉讼可能是那些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影响政治决策进而维护其权利的唯一方式。因此,法院承认非政府组织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已经受到或者将来可能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人提起诉讼的资格。^⑤ 其次,法院也考虑到,当今社会对非政府组织提起气候变化诉讼的重要性的认知不断发展。^⑥ 气候变化诉讼通常涉及复杂的法律以及事实问题,提起诉讼需要充足的资金和专业的法律知识支持,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有较强优势。^⑦ 事实上,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司法判例已经承认了非政府组织有提起气候变化诉讼的资格。^⑧

因此,法院参考了《奥胡斯公约》(Conven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Access to Justice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 Aarhus Convention)中非政府组织诉讼资格的判断标准,并结合气候变化诉讼的特征,提出了3项判断气候变化诉讼中非政府组织诉讼资格的条件,即该组织的成立必须是合法的、其目的在于维护人权、其有资格代表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人行事。^⑨ 在综合评估瑞士老年女性协会案非政府组织的情况之后,法院认为其满足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诉讼资格的条件。^⑩

① See Tim Meijers,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in G. Pellegrino and M. Di Paola (eds.),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Climate Change*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3), p. 19.

②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80, p. 185, para. 461, para. 482.

③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50, p. 54, p. 65, p. 168, paras. 133, 136, 148, 420.

④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90, para. 420.

⑤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87, p. 190, paras. 489, 499.

⑥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89, para. 497.

⑦ See Joana Setzer and Lisa Benjamin, “Climate Litig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Constraints and Innovations”, (2020) 9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77, p. 95.

⑧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15, p. 117, p. 124, paras. 258, 261, 269.

⑨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91, para. 502.

⑩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97, para. 526.

(三) 对国家在第8条之下的积极义务的演进解释

虽然《欧洲人权公约》的文本本身并未承认公民享有健康环境权，但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判例确定国家在环境问题上不仅有不侵害的消极义务，而且当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到公民受保护的权利时，国家负有积极的保护义务。法院已经依据《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第6条、第8条以及《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第1条发展了国家在环境领域的一系列积极义务。^①就第8条所保护的权利而言，法院认为当严重的环境污染可能会影响个人福祉或妨碍其享受自己的家园，从而对其私人和家庭生活权利产生不利影响时，国家有义务采取合理和充分的措施保障这些权利，^②或者更广泛地说是保障公民享有健康和安全的权利。^③

这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积极义务。从实体义务上看，法院在厄内里尔迪兹诉土耳其案 (*Öneryıldız v. Turkey*) 一案中认定，国家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公民生命权的首要义务就是建立立法和行政框架以遏制对生命权造成的威胁。这一积极义务尤其适用于涉及危险活动的情况。国家制定的规则应当符合环境威胁的特点，特别是要考虑到环境风险对生命权造成威胁的程度，对危险活动的许可、运作、控制与监督等方面作出规定，并要求所有相关方采取切实行动以保护权利受到不利影响的公民。^④虽然法院最初是在与生命权有关争议中确定了这些积极义务，但在环境问题方面第2条与第8条的积极义务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第2条下的大多数规则也适用于第8条，所以这些规则也在涉及第8条的案件中得以重申。^⑤此外，判例还确定了国家在第8条之下的程序性义务，包括国家在决定复杂环境问题之前，应当展开合适的调查研究，并向公众提供查阅渠道，以使其正确评估所面临的风险；在决策过程中应当考虑到个人观点并为其设定参与决策的渠道等。^⑥

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判例已经指明了国家承担积极义务的前提。在经典的奥斯曼诉英国 (*Osman v. United Kingdom*) 一案中，法院指出，如果国家机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可识别的特定个人的生命权面临来自第三方的犯罪行为的真实而迫在眉睫的风险，却未能采取其权力范围内本来可以避免权利受到侵害的合理措施时，应当认为国家负有积极义务。^⑦可见，国家积极义务的存在应当满足客观与主观两方面要求。

首先，国家不作为与权利损害或者损害风险之间要有因果关系。在此，因果关系的认定需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特定主体的权利损害或损害风险与危险活动之间要有直接联系。^⑧在

① See Birgit Peters,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E. Sobenes, S. Mead and B. Samson (eds.),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Len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T. M. C. Asser Press, 2022), p. 206.

② *López Ostra v. Spain*,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39666/16, 27733/21, 57905/21 (ECtHR [Chamber] 1994), pp. 15 – 16, paras. 54 – 55; *Taşkın and Others v. Turkey*,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46117/99 (ECtHR [Second Section] 2004), p. 21, para. 113.

③ *Tătar v. Romania*,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67021/01 (ECtHR [Third Section] 2009), p. 37, para. 107.

④ *Öneryıldız v. Turkey*,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48939/99 (ECtHR [Grand Chamber] 2004), p. 29, paras. 89 – 90.

⑤ *Vilnes and Others v. Norway*,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2806/09, 22703/10 (ECtHR [First Section] 2013), p. 59, para. 220.

⑥ *Taşkın and Others v. Turkey*,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46117/99 (ECtHR [Second Section] 2004), pp. 23 – 24, paras. 118 – 119.

⑦ *Osman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23452/94 (ECtHR [Grand Chamber] 1998), p. 33, para. 116.

⑧ See Katharina Franziska Braig and Stoyan Panov, “The Doctrine of Positive Obligations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Climate Litigation in Strasbourg: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s a Hilfscherriff in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2020) 35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Litigation* 261, p. 293.

大部分情况下,法院只在权利受到实际损害时才认定国家的保护义务,但当权利存在真实和迫切的(real and imminent)风险时也不排除国家的积极义务。^①同时,这种权利损害或者损害风险必须是具体的。在环境案件中,申请人通常需要证明危险活动对特定主体的私人以及家庭生活的权利有不利影响,不能仅以环境的普遍衰退为由提出主张。^②这是因为《欧洲人权公约》提供的保护是一种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而非对集体权利的保护。^③此外,环境案件的申请人还必须证明危险对权利的影响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法院在具体个案中通常会考虑到环境侵扰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以及其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对申请人的健康造成的影响。^④其二,申请人必须证明这种损害与国家未采取积极措施有关,即损害可归因于国家的不作为。对于这一点,欧洲人权法院没有采取国际法上通行的“but for”检验标准,即“若非国家未能采取合理措施,则损害本可以避免”的标准。国家不作为可能只是导致损害发生的原因之一,而从人权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一检验标准过于严苛,难以实现对人权的有效保护。^⑤故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判例中发展出了“真实前景”(real prospect)检验标准,即“若国家采取合理措施,则存在改变结果或者减轻损害的真实前景就足以使国家承担责任”。^⑥真实前景标准因为考虑到了减轻损害之可能性,从而较此前标准更为宽松。

其次,申请人应当证明国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不作为对权利造成的风险,且其有能力采取合理措施加以应对。国家的可预见性对于其承担积极义务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同情况下对国家的可预见性程度要求不同,这取决于国家承担积极义务的内容。欧洲人权法院在马斯特罗马泰奥诉意大利(*Mastromatteo v. Italy*)一案中区分了两类国家积极义务:一是采取具体可执行的保护措施的义务,二是国家通过立法和行政框架提供的一般性保护义务。^⑦若认为国家未能履行针对具体个人的可执行的保护措施,则对国家的可预见性程度要求较高,即国家应当预见到对个人权利造成的严重、真实和迫在眉睫的风险;若仅要求国家制定立法与行政框架,则国家只需要意识到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可,不需要知道可识别的个人权利可能会受到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人只是与这些普遍问题有关的代表性受害者。而且国家的可预见性与能力可以从国家现有的法律、国家的活动以及科学研究中推断出来。^⑧

在回顾了有关确定国家积极义务的判例后,现在应该考虑法院如何解释既有规则使权利在气

① See Corina Heri, “Climate Change before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apturing Risk, Ill-Treatment and Vulnerability”, (2022) 33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25, p. 934.

② *Kyrtatos v. Greece*,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41666/98 (ECtHR [First Section] 2003), p. 10, para. 52; *Di Sarno and Others v. Italy*,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30765/08 (ECtHR [Second Section] 2012), p. 18, para. 80.

③ Francesco Francioni,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 an Environmental Horizon”, (2010) 21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1, p. 50.

④ *Fadeyeva v. Russia*,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4856/03, 69889/01, 23697/02, 69315/01, 72701/01 (ECtHR [First Section] 2005), p. 17, para. 70; *Pavlov and Others v. Russia*,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31612/09 (ECtHR [Third Section] 2022), p. 17, para. 61.

⑤ See Vladislava Stoyanova, “Causation between State Omission and Har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sitive Obligations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2018) 18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309, p. 315.

⑥ *Opuz v. Turkey*,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33401/02 (ECtHR [Grand Chamber] 2009), p. 33, para. 136; *O’Keeffe v. Ire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35810/09 (ECtHR [Grand Chamber] 2014), p. 37, para. 149.

⑦ *Mastromatteo v. Italy*,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37703/97 (ECtHR [Grand Chamber] 2002), pp. 11 – 12, paras. 67 – 69.

⑧ Vladislava Stoyanova, “Fault, Knowledge and Risk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sitive Obligations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2020) 33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01, pp. 605 – 607.

候变化背景下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法院考虑到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性，对国家在第8条下的保护义务作了与当前科学证据和国际法发展一致的解釋。为和谐一致地解釋《欧洲人权公约》，法院认为在确定国家注意义务时也应考虑第2条要求。^① 法院指出国家应当制定适当的立法与行政框架以免公民的生命、健康、福祉、生活质量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② 法院对国家在第8条下的气候义务的具体推导过程如下。

首先，法院认为，认定国家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积极义务仍然需要确定国家不作为与权利损害或者损害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法院指出权威科学证据表明了国家采取气候措施的必要性，若未制定相关法律并采取措施以防止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超过限制，将会对人权造成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影响，而立即采取行动措施将会降低这一不利影响。^③ 此外，国家能够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来源。当前的科学证据以及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下的承诺都表明，国家知道气候变化对人权造成的严重不利影响并且有能力采取缓解措施。^④

法院也承认，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因果关系会更加微弱和间接。^⑤ 考虑到这一点，法院在气候变化案件中没有特别强调具体的气候变化风险。在最近的环境案件中，法院通过科学研究认定，环境风险会对某个地区的居民而不仅仅是对申请人的个体权利具有不利影响，^⑥ 但这种环境危害之下受影响的主体仍然在一个相对可确定的范围内。在气候变化诉讼中，法院只论证了气候变化对当前和未来权利享有造成的一般性影响。^⑦ 这种进一步因果关系的相对化也使法院能够依据《欧洲人权公约》处理气候变化这一广泛的集体性问题。

其次，在确定国家的积极义务的内容时，法院大体遵循了以往判例确定的积极义务类型，强调国家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首要义务是制定并有效实施缓解气候风险的法律与政策。^⑧ 为此，法院考虑到了气候变化风险的不可逆转性以及保护后代的必要性。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和法律共识对国家在第8条之下的义务的具体化有重要作用。当前权威科学报告表明，全球变暖的水平越高，发生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以及潜在不利影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较为安全的1.5℃以内需要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⑨ 如果无法在最近10年内采取快速的气候变化

①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p. 129, 200, paras. 292, 537.

②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p. 196, 203, paras. 519, 544.

③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p. 38 – 42, paras. 107 – 120.

④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p. 172 – 173, p. 184, paras. 431 – 436, para. 478.

⑤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74, para. 439.

⑥ Helen Keller and Corina Heri, “The Future Is Now: Climate Cases Before the ECtHR”, (2022) 40 *Nordic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153, p. 166.

⑦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73, para. 436.

⑧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204, para. 545.

⑨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41, paras. 115 – 116.

减缓行动，气候变化导致的人权受损以及生态系统受破坏的风险将加剧，且近 10 年内的气候政策会对今后数千年产生影响。据此，法院认为缔约国应该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并在未来 30 年内实现碳中和。^① 此外，为使气候变化应对措施真正可行并避免给子孙后代造成过重负担，国家必须立刻采取行动，设定减排的中期目标并将之纳入到有约束力的监管框架中，国家权力机关对此也必须以恰当和一致的方式行事。^② 法院还承认了国家在进行气候变化决策时有保障公众知情权与参与权的程序性义务。^③

依据上述标准，在瑞士老年女性协会案中，法院发现瑞士当前的法律在设定减排框架上存在缺陷。首先，《二氧化碳法》（Federal Act on the Reduc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O₂ Act）规定的到 2020 年减排 20% 的路径不足以实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承诺的 1.5℃ 控温目标。此外，新修订的《二氧化碳法》缺乏 2024 年之后的减排规定。2020 年 9 月颁布的《气候法》（Federal Act on Climate Protection Targets, Inno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Energy Security, Climate Act）虽然规定了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但却未规定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措施。再者，结合《二氧化碳法》来看，瑞士的法律缺乏对 2025—2030 年间监管目标的规定，^④ 且瑞士法律也未规定剩余碳预算。^⑤ 因此，法院认定瑞士违反了其在《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下的人权保护义务。

（四）对第 6 条第 1 款的演进解释

欧洲人权法院在气候变化诉讼中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判例法对《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第 1 款的可适用性要件的理解。在以往的环境案件中，以第 6 条第 1 款保护的权利受损提起诉讼的一项重要条件就是证明诉讼结果能够直接决定申请人权利，亦即判决和救济之间存在直接决定性。^⑥ 第 6 条第 1 款在以往的环境案件中的适用与诉讼的客体相关，这往往涉及申请人对其国内公权力机关授予产生环境危害的活动许可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若要证明诉讼结果会决定产生环境威胁的活动的非法性并进一步决定申请人的权利，申请人需要证明环境威胁使其权利面临严重、具体且迫在眉睫的风险。^⑦

上述严格的认定标准在气候变化诉讼中很难得到满足。为使权利得到有效保障，法院对“直接决定性”要求作了符合气候变化特性的解释。正如上文所言，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影响都是分散的，针对特定国家在气候变化行动方面的不足提起的诉讼并不能满足严格意义上的“迫在

①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42, paras. 118 – 119.

②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p. 204 – 205, paras. 548 – 549.

③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206, para. 554.

④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p. 207 – 209, paras. 558 – 567.

⑤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210, para. 570.

⑥ *Zapletal c. République Tchèque (dec.)*, Decision, Application no. 12720/06 (ECtHR [Fifth Section] 2010), p. 14, para. 52; *Balmer-Schafroth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dec.)*, Decision, Application no. 21943/93 (ECtHR [Second Section] 2001), p. 6, para. 23.

⑦ *Athanassoglou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8560/00 (ECtHR [Grand Chamber] 2000), p. 22, para. 54.

眉睫”要求。不同于一般环境案件，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并不因为单一国家的具体措施就得到扭转。然而，现有气候科学已经证实，国家不充分的气候行动将导致不可逆转的气候风险并对人权造成严重损害。法院认为，若仅因气候变化后果不符合上述严格的风险认定标准，就认定诉讼结果不会直接决定影响申请人权利的国家缓解与适应行动，将不当地限制那些面临严重气候变化风险的个人或者群体向法院寻求救济的机会。非政府组织针对国家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不作为提起诉讼，使那些在代议制民主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的群体能够通过司法得到救济，因而在此背景下尤为重要。^① 法院强调，当涉及的权利争议具有集体性质时，诉讼结果能否对权利产生直接决定性影响应作广义理解，即诉讼能否纠正影响公民权利的国家行为。^②

在确定申请人于第6条第1款之下的实体权利内容时，法院也采取了与气候科学一致的解釋。法院指出，诉诸司法的权利不仅包括提起诉讼的权利，也包括获得法院对案件公正审判的权利。法院同时指出，国家基于合理原因限制该权利时，不得损害权利的实质保护，且应当符合比例原则。^③ 在气候变化诉讼中，出于维护立法与司法之间的权力分立而限制国内申请人诉诸司法的权利具有合理性，但申请人提出的针对政府未能有力执行现有气候政策的主张不涉及权力分立问题，应当获得在法院审理的资格。^④ 此外，欧洲人权法院指出，瑞士法院认为国家仍然有一定时间保证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的观点实际上忽视了气候变化领域最新的科学进展。由此，欧洲人权法院认定，瑞士国内法院忽视科学发展随意驳回申请人主张的做法构成了对其诉诸司法的权利的不当限制。^⑤

四 作为“活文本”的《欧洲人权公约》

欧洲人权法院向来强调，应从有效保护人权的角度将《欧洲人权公约》视为一份“活文本”，对其解释应当符合当今社会发展和法律界共识，使《欧洲人权公约》能够不断解决新的社会问题。法院也在其长期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解释方法，以防止法官的演进解释超越必要限度。在气候变化诉讼中，法院也考虑到了这些自我约束方法。

（一）有效性原则、演进解释与欧洲共识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第31条第1款规定了解释国际条约的一般方法，即条约解释应当基于善意，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的通常含义进行解释。这一条包含了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以及体系解释的方法。此外，虽然这一条没

①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220, para. 614.

②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222, para. 622.

③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224, paras. 629 – 630.

④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225, paras. 633 – 634.

⑤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226, para. 635.

有明文规定，但是一般认为在条约解释时应当考虑国家在缔约时的意图。^① 这几种解释方法并没有优先级之分，故而国际法解释中一直存在原旨主义解释与演进解释之争。原旨主义者认为法官在解释条约时不能超出国家在缔约时的意图或者条约文本的最初意思。而演进解释的支持者则认为条约解释应当因时制宜，关注条约的客观目的而非起草者的主观意图，解释者应该考虑到不同形式的法律渊源以及缔约之后的社会情况变化。^②

欧洲人权法院在遵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同时，总体上采取了演进解释的立场。欧洲人权法院的解释并未拘泥于文本的原始含义与缔约国的原意，而是强调条约目的以及人权保护的有效性，将《欧洲人权公约》当作一份能够不断应对社会发展变化的“活文本”。^③ 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发展过程中，目的论解释、有效性原则与演进解释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人权保障是《欧洲人权公约》的重要目的，为充分实现这一目的，法院发展出了有效性原则。在艾瑞诉爱尔兰 (*Airey v. Ireland*) 一案中，法院首次提出了《欧洲人权公约》应当对权利提供切实有效而非仅存于理论之上的保护。^④ 为切实有效地保护人权，对《欧洲人权公约》的解释必须与当今社会发展一致。^⑤ 可以认为，演进解释是有效保护人权的应有之义，体现了目的论解释的时间维度。法院指出，“《欧洲人权公约》是一份‘活文本’，应当根据当前条件进行解释”，以表明演进解释的需要。^⑥ 之后，法院在克里斯蒂娜·古德温诉英国 (*Christine Goodwin v. United Kingdom*) 一案中对其演进解释方法进行了综合性阐释。在该案中，法院强调《欧洲人权公约》最主要的目的是保障人权，为实现对人权的切实有效的保障，必须依据当今情况对法律进行演进解释。^⑦ 通过演进解释，法院不断扩展了《欧洲人权公约》的保护范围，为国家创设了新的积极义务，^⑧ 使之能够不断应对非婚生子女权利保护、性少数群体权利保护、女性堕胎权保护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⑨

欧洲人权法院的演进解释方法并非无争议。反对理由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第一，演进解释超出了法律文本的最初含义，降低了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使国家无法预测其义务的范围。第二，欧洲人权法院通过演进解释创设了法律中本不存在的权利义务，绕过了缔约国同意，背离

① See Malgosia Fitzmaurice,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Right to a Clean Environment: Evolutionary or Illusory Interpretation?”, in G. Abi-Saab, K. Keith, G. Marceau and C. Marquet (eds.),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Hart Publishing, 2019), pp. 144 – 145.

② See Manuela Niehaus, *Global Climate Constitutionalism “from below”: The Role of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Lawmaking* (Springer Wiesbaden, 1st edn, 2023), pp. 45 – 46.

③ See George Letsas, *A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st edn, 2009), p. 59.

④ *Airey v. Ire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78103/14 (ECtHR [Chamber] 1979), p. 9, para. 24.

⑤ See Stefan Theil, “Is the ‘Living Instrument’ Approach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ompatible with the ECHR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17) 23 *European Public Law* 587, p. 589.

⑥ *Tyrer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856/72 (ECtHR [Chamber] 1978), p. 12, para. 31.

⑦ *Christine Goodwin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28957/95 (ECtHR [Grand Chamber] 2002), pp. 21 – 22, paras. 74 – 75.

⑧ See Maša Marochini,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2014) 51 *Zbornik Radova Pravnog Fakulteta u Splitu* 63, p. 80.

⑨ See George Letsas, “The ECHR as a Living Instrument: Its Meaning and Legitimacy”, in A. Føllesdal, B. Peters and G. Ulfstein (eds.), *Constituting Europe: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a National, European and Global Contex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07 – 111; Kanstantsin Dzehtsiarou, “European Consensus and the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2011) 12 *German Law Journal* 1730, p. 1732.

了国际法基础。第三，在国际法背景下，允许欧洲人权法院这一非民主选举产生的国际性司法机构对国家决定进行干预难以具有正当性。^①

为应对以上批评，欧洲人权法院常常通过欧洲共识（European Consensus）来确定何为“当今条件”以支持演进解释。同时，欧洲共识也正当化了法院的演进解释，对法院的裁量权构成约束，因为业已存在的欧洲共识与法律实践可以视作国家对新义务的默示同意。^② 这种方法降低了法律演进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③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并没有明确欧洲共识的含义，其在借助欧洲共识进行演进解释时也没有使用统一的术语。除欧洲共识之外，法院有时也会用“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欧洲共同标准”（Common European Standard）、“正在形成的国际共识”（Emerging International Consensus）等表述以显示演进解释之必要。^④ 此外，法院认定欧洲共识的方法也是多样的。法院可以依据欧盟成员国国内法的发展认定当今社会的条件，^⑤ 也能参考特定领域的国际条约以及欧盟各机构不具约束力的法律文本进行演进解释。^⑥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高度复杂的案件中法院也会借助科学发现评估共识。

然而，也有学者批评欧洲共识的方法，认为该方法缺乏客观性与一致性，难以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⑦ 欧洲人权法院并未确定共识存在的具体标准，因此尚不清楚共识应当达到何种程度才足以支撑法院的演进解释。有时法院仅仅依据非常有限的共识就创设了新的权利义务。例如，在马克斯诉比利时（*Marckx v. Belgium*）一案中，虽然只有少数国家签署了《关于确定亲生子女母子（女）关系的布鲁塞尔公约》（Brussels Conven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Maternal Affiliation of Natural Children）以及《关于非婚生子女法律地位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Legal Status of Children Born Out of Wedlock），法院仍然根据这两份条约认定对非婚生子进行平等保护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从而判决比利时区分婚生子和非婚生子地位的法律违反《欧洲人权公约》。^⑧ 另一些情况下，即便缺乏共识，法院也作出了演进解释。在上述古德温案中，尽管性别认同来自于先天因素这一论断尚存在争议，当时欧洲各国对变性人身份承认以及变性后所享有权利的法律规定也大相径庭，法院仍然认为，国家应当承认申请人变性后的法律身份并给予其与改变后的性别

① *Golder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7496/16 (ECtHR [Plenary] 1975),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Sir Gerald Fitzmaurice, p. 56, para. 37; Shai Dothan, “Three Interpretive Constraints on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Machiko Kanetake and André Nollkaemper (eds.), *The Rule of Law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Contestations and Deference* (Hart Publishing, 2016), pp. 231 – 232.

② See Kanstantsin Dzehtsiarou, “European Consensus and the Evolu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2011) 12 *German Law Journal* 1730, p. 1743.

③ See Kanstantsin Dzehtsiarou, *European Consensus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st edn, 2015), p. 185.

④ See Petra Minnerop, “European Consensus as Integrative Doctrine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Joining Climate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2022) 40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6, p. 219.

⑤ *Tyrer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856/72 (ECtHR [Chamber] 1978), p. 12, para. 31.

⑥ *Demir and Baykara v. Turkey*,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34503/97 (ECtHR [Grand Chamber] 2008), pp. 20 – 24, paras. 69 – 83.

⑦ See Jens T. Theilen, *European Consensus between Strategy and Principle: The Uses of Vertically Comparative Legal Reasoning in Regional Human Rights Adjudicatio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 Co. KG, 1st edn, 2021), pp. 383 – 387.

⑧ *Marckx v. Belgium*,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62980/10, 57534/16, 60594/16, 61095/16, 65741/16, 1023/17, 1996/17 (ECtHR [Plenary] 1979), p. 15, para. 41.

相符的法律权利,如在养老金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①

法院在气候变化诉讼中的演进解释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尽管欧盟成员国几乎都签署了《奥胡斯公约》,但该条约并未就非政府组织提起气候变化诉讼的资格予以明确规定,这一问题在欧盟成员国中也没有结论性的判例法。只有5个成员国的国内法院认为非政府组织在特定条件下有提起气候变化诉讼的资格,然而有7个成员国的国内法律秩序不支持环境非政府组织提起气候变化诉讼。尽管如此,法院赋予非政府组织诉讼资格的推理还是部分依赖于关于非政府组织诉讼资格的“共识”。^②

因此,从上述情况来看,目前的气候科学与法律共识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法院在气候变化诉讼中的演进解释提供正当性支撑,却并不能完全消除对法官在此领域进行创新的质疑。不过除欧洲共识以外,法院已经通过判例发展出了诸多限制性解释方法进行自我约束以防止演进解释超过必要限度,这些方法在气候变化诉讼中也有所体现。

(二) 欧洲人权法院演进解释的限制

欧洲人权法院在判例中主要发展了以下3种限制性解释方法:一是尊重《欧洲人权公约》的文本以将演进解释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二是没有良好的理由不得偏离之前的判例以保障法律的确定性,三是尊重缔约国的自由裁量权以遵守辅助性原则。法院在这3起气候变化诉讼中的法律解释也考虑到了这些约束性规则。

1. 《欧洲人权公约》的文本限制

欧洲人权法院演进解释的首要限制来源于《欧洲人权公约》文本本身。法院固然可以对法律作超出其原初文义的解释以使之适应当今社会条件,但是法院的解释不能与法律文本相悖。^③正如乔治·尼科拉乌(George Nicolaou)法官指出:“无论司法解释多么具有创造力,它都不是完全不受限制的,最重要的是使法院的解释保持在《欧洲人权公约》条款的限制范围内。”^④法院在其判例中曾多次强调了这种限制。在约翰斯顿等诉爱尔兰(*Johnston and Others v. Ireland*)一案中,法院认为,第12条规定的适龄男女结婚的权利是指婚姻关系的形成而非婚姻关系的解除,从该条中无法推导出公民的离婚权。^⑤在之后的普雷蒂诉英国(*Pretty v. the United Kingdom*)一案中法院再次强调,第2条可以推导出国家对公民生命权的消极的不侵害义务和积极的保护义务,但绝不能认为该条能够推导出公民的死亡权应当受到保护。^⑥

从第34条文义来看,申请人欲享有诉讼资格则必须证明个人权利受到影响,这排除了以一

① *Christine Goodwin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28957/95 (ECtHR [Grand Chamber] 2002), pp. 21 – 27, paras. 81 – 93.

② *Verein 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08, para. 234.

③ See Shai Dothan, “The Thre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Treaty Interpretation: A Current Application to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2018) 42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765, p. 786.

④ *Scoppola v. Italy*,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10249/03 (ECtHR [Grand Chamber] 2009), Party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Nicolaou, joined by Judges Bratza, Lorenzen, Jocienė, Villiger and Sajó related to the ECtHR, p. 47, para. 9.

⑤ *Johnston and Others v. Ire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32168/05, 30403/06, 12522/08, 62989/10, 6898/11, 14566/11, 20656/11, 54593/11, 57508/11, 59238/11 (ECtHR [Plenary] 1986), pp. 17 – 18, paras. 51 – 54.

⑥ *Pretty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2346/02 (ECtHR [Forth Section] 2002), pp. 27 – 28, paras. 39 – 40.

般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提起诉讼的可能。除直接受害人资格外，气候变化诉讼中个人受害人资格的认定主要涉及是否应当承认潜在受害人资格问题。法院在其判例中主要确定了3类潜在受害人。第一类是受到某一针对特定群体的一般性立法措施影响的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没有个别执行措施，但若申请人属于可能受到该一般性立法直接影响的人之一，法院也承认其“受害人”资格。^① 第二类潜在受害人不知道其是否为国内立法授权采取秘密措施的对象。法院认为，当法律授权采取秘密措施的范围很广且国家未对此提供有效的救济措施时，即使申请人无法证明自己受到秘密措施的实际影响也具有诉讼资格。^② 第三类是声称其权利可能会受到将来侵权行为的不利影响的个人，但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人要证明这种将来的侵权行为是很可能存在的，而不能仅仅是基于猜测的。^③

气候变化诉讼中潜在受害人的资格认定主要涉及以上判例中的第一种，因为申请人主张国家未能采取充分措施保护公民权利免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而这些一般性的措施会影响到不特定的人。^④ 问题在于，以往受到国家一般措施影响的某一类人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确定的，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受到或可能受到气候变化的直接不利影响。若继续遵循以往判例确定的规则，将使大量人获得“受害人”资格，从而导致第34条事实上允许民众诉讼 (*Actio Popularis*)。^⑤ 为了不至超出第34条规定的“受害人”资格限制，法院将气候变化的特殊性纳入考虑，认为认定“受害人”资格不仅需要考虑权利损害或损害风险与国家不作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还应当考虑到严重性和迫切性的问题，即个人权利受到国家不作为的不利影响的程度很高且迫切需要法院的救济。^⑥ 这一标准同时体现在了瑞士老年女性协会和卡雷姆两个案件中。

此外，法院在确定非政府组织的诉讼资格条件时，也遵守了第34条排除民众诉讼的限制。^⑦ 《奥胡斯公约》规定的环境非政府组织的诉讼资格条件非常宽泛，将这些宽松的条件挪用到气候变化诉讼中可能使法院的解释超越第34条的限制。故而法院指出，非政府组织欲具备提起气候变化诉讼的资格，不仅需要满足《奥胡斯公约》中规定的合法成立要件，还需要考虑非政府组织是否具有保护人权的、在相关国家和地区活动的性质与范围、非政府组织是否具有代表性等因素。^⑧

2. 无良好理由不得偏离既定判例

尽管《欧洲人权公约》并没有课以法院遵循先例的义务，法院还是通过判例确定了尊重其先前判决的必要性。这种解释拘束与演化解释的灵活性相关。在查普曼诉英国 (*Chapman v. the*

① *Tănase v. Moldova*, Arrêt, Requête n° 7/08 (ECtHR [Grand Chamber] 2010), pp. 23 – 24, para. 104.

② *Roman Zakharov v. Russia*,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47143/06 (ECtHR [Grand Chamber] 2015), p. 43, paras. 173 – 178.

③ *Berger-Krall and Others v. Slovenia*,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14717/04 (ECtHR [Fifth Section] 2014), p. 68, paras. 258 – 259.

④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85, para. 480.

⑤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85, para. 483.

⑥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p. 185 – 186, paras. 484 – 487.

⑦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90, para. 501.

⑧ *Verein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191, para. 502.

United Kingdom) 一案中, 法院曾指出: “虽然法院在形式上并不受其先前判决的拘束, 但是为了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可预测性以及公平, 如若没有良好的理由, 法院不应当背离其先前的判决。”^① 这一限制在之后涉及演化解释时被反复援引,^② 这种自我约束与限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法律的确定性及可预测性。

法院在气候变化诉讼中的判决遵循了这一限制, 这具体体现在对第 1 条管辖权的解释上。第 1 条规定了缔约国应当保护其领土上的公民在《欧洲人权公约》之下的权利与自由。法院指出, 从国际公法角度来讲第 1 条规定的管辖权原则上是属地管辖, 国家仅对其领土之上的人有管辖权, 只有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才承认国家的域外管辖权。^③ 国家域外管辖权的确立往往涉及一国对领土之外地区的实际控制而导致该地区的公民被纳入到该国管辖范围内, 或国家因在其领土之外对“受害人”进行实际控制而具有域外管辖权。^④ 无论如何, 这种管辖权的基础都是对“人”的控制。^⑤ 在气候变化诉讼中, 申请人主张法院应该对第 1 条进行演进解释, 其认为管辖权确定的标准可以是国家对申请人在《欧洲人权公约》之下的利益的控制。^⑥ 法院拒绝了此种超越既定判例、扩张域外管辖权的范围的做法。这是因为气候变化影响的全球性几乎会令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受到缔约国国内温室气体排放的不利影响。法院认为管辖权的扩张必须限制在《欧洲人权公约》的法律空间内, 申请人寻求的这种域外管辖权没有任何可识别的限制, 将彻底背离《欧洲人权公约》的运作机制并使其管辖范围严重缺乏可预见性, 从而难以具有正当性。^⑦ 法院的这种考量说明其在气候变化诉讼中并没有盲目地进行演进解释, 而是同样重视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3. 对国家自由裁量权的尊重

除了以上两种对法院演进解释进行限制的方法之外, 法院还发展了国家自由裁量权 (National Margin of Appreciation) 这一概念。法院在其判例中曾多次强调《欧洲人权公约》的保护机制建立在辅助性原则的基础上。相比于国际人权法院, 国家公权力机关具有直接的民主正当性且更能合理地评估国内的情况与需要, 因而更适宜制定法律与政策以保护人权。而法院的作用则在于确保国家行为符合法律要求而非取代国家机关作出决策,^⑧ 因此国家必须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此后, 《欧洲人权公约》第 15 号议定书明文承认了这一规则。对国家自由裁量权的尊重同时意味着对法院解释权的限制。若法院认为在某一事项上国家存在较大自由裁量权, 则法院不太可能进行演进解释为缔约国制定一般标准。

① *Chapman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27238/95 (ECtHR [Grand Chamber] 2001), p. 20, para. 70.

② *Mamatkulov and Askarov v. Turkey*,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46827/99 and 46951/99 (ECtHR [Grand Chamber] 2005), p. 35, para. 121; *Scoppola v. Italy*,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10249/03 (ECtHR [Grand Chamber] 2009), p. 28, para. 104.

③ *Banković and Others v. Belgium and Others* (dec.), Decision, Application no. 52207/99 (ECtHR [Grand Chamber] 2001), p. 16, paras. 59 – 61.

④ See Ivana Jelić and Etienne Fritz, “The ‘Living Instrument’ at the Service of Climate Action: The ECtHR Long-Standing Doctrine Confronted to the Climate Emergency”, (2024) 36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141, pp. 149 – 150.

⑤ *Duarte Agostinho and Others v. Portugal and 32 Others*, Decision, Application no. 39371/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60, para. 168.

⑥ *Duarte Agostinho and Others v. Portugal and 32 Others*, Decision, Application no. 39371/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47, p. 73, para. 126, para. 204.

⑦ *Duarte Agostinho and Others v. Portugal and 32 Others*, Decision, Application no. 39371/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p. 73 – 74, paras. 205 – 208.

⑧ *Handyside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493/72 (ECHR [Plenary] 1976), pp. 17 – 19, paras. 48 – 50; *Leyla S. ahin v. Turkey*,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44774/98 (ECtHR [Grand Chamber] 2005), p. 25, para. 109.

国家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受诸多因素影响，一般认为其与共识、所涉权利的性质以及国家采取措施的适宜性密切相关。^① 首先，法院在认定国家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时，通常会审查是否存在共识以及共识的程度如何。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会给予国家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拒绝申请人的请求。例如在埃文斯诉英国 (*Evans v. the United Kingdom*) 一案中，申请人主张，英国法律允许试管胚胎的两个配子的提供者都可以任意撤回使用胚胎的同意，这一规定侵犯了其私人以及家庭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法院认为，在欧洲国家之间不存在不允许撤回使用胚胎的共识，国家在这方面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驳回了申请人的请求。^② 法院在缺乏共识时忽视国家自由裁量权则难免受到越权的责难。^③ 其次，国家的自由裁量权与受影响权利的性质有关。具体而言，权利与《欧洲人权公约》维护和促进民主的价值以及保护人的尊严与自由的思想的关系越密切，国家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小。^④ 但一些权利，如第 8 条保护的权利虽然与民主和自由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法院在其判例中也承认若国家政策与该权利的核心有密切联系，国家的自由裁量空间应当较小。^⑤ 最后，当法院认为某些领域更适宜国家采取措施时，会给国家留下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涉及到环境问题等高度技术化的问题以及宗教等道德和政治上敏感的问题时，法院承认国内当局在评估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以及平衡相互冲突的利益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从而给予国家较大的自由裁量权。^⑥

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方面，由于气候变化会严重影响到公民受第 8 条保护的生命健康、福祉以及生活质量等权利的享有，且当前国际法与气候科学在国家应当制定符合其承诺的碳中和目标和整体的温室气体减排框架以促进有效的气候保护方面达成了高度共识，法院认为基于这些考量应当降低国家在这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法院在确定国家义务时突出强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一般性法律与政策框架的重要性，在审查瑞士的法律框架时着重关注该国的法律中是否存在完整的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与安排。^⑦ 同时，鉴于国家在确定国内优先事项以及调动资源履行其国际减排承诺方面的优势，法院认定国家在选择行动方案和政策方面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法院并没有为国家设定具体的减排目标与执行措施。^⑧

① See Janneke Gerards, “Pluralism, Deference and the Margin of Appreciation Doctrine”, (2011) 17 *European Law Journal* 80, pp. 107 – 113; Samantha Besson, “Subsidiarity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 What Is Subsidiary about Human Rights?”, (2016) 61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 69, pp. 81 – 82.

② *Evans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6339/05 (ECtHR [Grand Chamber] 2007), pp. 24 – 25, paras. 78 – 79.

③ See Dean Spielmann, “Allowing the Right Margin: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National Margin of Appreciation Doctrine: Waiver or Subsidiarity of European Review?”, (2012) 14 *Cambridge Yearbook of European Legal Studies* 381, p. 405.

④ *Bączkowski and Others v. Po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1543/06 (ECtHR [Fourth Section] 2007), pp. 12 – 15, paras. 61 – 73; *Pretty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2346/02 (ECtHR [Fourth Section] 2002), pp. 34 – 36, paras. 61 – 65.

⑤ See Samantha Besson, “Subsidiarity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 What Is Subsidiary about Human Rights?”, (2016) 61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 69, p. 113.

⑥ See Hana Müllerová, “Environment Playing Short-Handed: Margin of Appreciation in Environmental Jurisprudence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2015) 24 *Review of European,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83, p. 89.

⑦ *Verein 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204, pp. 207 – 210, para. 545; paras. 558 – 571.

⑧ *Verein Klima 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3600/20 (ECtHR [Grand Chamber] 2024), p. 203, p. 230, para. 543, para. 657.

五 国际气候司法的局限

欧洲人权法院在气候变化诉讼中的演进解释及其自我约束固然使其能够在司法的限度内发展《欧洲人权公约》，但法律上合理的解释未必意味着实际的气候治理效果。欧洲人权法院的气候变化诉讼判决在成员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对。这表明法院的演进解释只是广泛的气候治理中的一个维度，国际气候司法在复杂政治经济现实面前仍然存在局限性。

（一）欧洲人权法院气候判决中的政治争议

在欧洲人权法院判决发布后的一个月，瑞士最大的党派瑞士人民党（The Swiss People's Party）在其议会小组会议中呼吁该国退出《欧洲人权公约》。^① 他们认为法院越来越多地干预国家事务并作出政治决定，这违背了民主与权力分立的原则，他们还声明外国法官对瑞士政治的干预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因而是不可容忍的。^② 2024 年 6 月，瑞士国民委员会与国务委员会就欧洲人权法院的气候变化判决展开了激烈辩论，支持气候治理的绿党议员拥护法院判决，而反对气候裁决的议员则认为判决不符合民主原则且威胁瑞士主权。在最终投票中，两院皆以多数投票宣布欧洲人权法院在瑞士老年女性协会一案中的判决违法，并且敦促行政机关与部长理事会沟通以表明瑞士现有法律框架已经达到了人权保护标准。2024 年 8 月 6 日，瑞士联邦委员会也作出了类似声明。

反对法院判决的理由主要有 3 点。^③ 首先，部分议员认为，欧洲人权法院对非政府组织在该法院提起气候变化诉讼的资格规定得过于宽泛，这将导致实质上引入集体诉权而与立法者原意相悖。在联邦行政机关、联邦行政法院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均不承认非政府组织提起气候变化诉讼权利的情况下，欧洲人权法院在气候活动家影响下基于其政治动机承认非政府组织的诉讼资格，将其政治意愿强加于瑞士的做法背离了辅助性原则。

其次，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律解释超越了《欧洲人权公约》的文本限制，实质上是通过第 8 条的扩张解释引入了公约中本身没有的健康环境权。欧洲人权法院将第 8 条保护的权利扩大到气

① 瑞士联邦议会采取两院制，由 200 个席位的国民委员会与 46 个席位的国务委员会组成。国民议会的席位根据人口按比例分配给各州。在国务委员会中，每个州都有两个席位（半州除外，其只有一个席位），两院有相同的权力。政党可以在议会小组中合作，当前在瑞士议会中占有最多席位的包括瑞士人民党（The Swiss People's Party, SVP）、瑞士社会民主党（The Swiss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自由党（The liberals, FDP）、中央议会小组（Center Parliamentary Group）以及瑞士绿党（Swiss Green Party, the Greens）。Se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Swiss government, <https://www.eda.admin.ch/aboutswitzerland/en/home/politik-geschichte/politisches-system/bundesversammlung.html>.

② See “Inakzeptable Einmischung der Strassburger-Richter: SVP-Fraktion fordert einstimmig die Kündigung der EMRK”, SVP official website, <https://www.svp.ch/aktuell/publikationen/medienmitteilungen/inakzeptable-einmischung-der-strassburger-richter-svp-fraktion-fordert-einstimmig-die-kuendigung-der-emrk/>.

③ See “Déclaration du Conseil national. Arrêt de la Cour EDH Verein Klimaseniorinnen Schweiz et autres c. Suisse”, Swiss Parliament official website, <https://www.parlament.ch/de/ratsbetrieb/amtliches-bulletin/amtliches-bulletin-die-verhandlungen?SubjectId=64937>; “Déclaration du Conseil des Etats”. Arrêt de la Cour EDH “Verein Klimaseniorinnen Schweiz et autres c. Suisse”, Swiss Parliament official website, <https://www.parlament.ch/de/ratsbetrieb/amtliches-bulletin/amtliches-bulletin-die-verhandlungen?SubjectId=64711>; “Bundesrat klärt seine Haltung zum EGMR-Urteil über den Klimaschutz”, Swiss Federal Government official website, <https://www.admin.ch/gov/de/start/dokumentation/medienmitteilungen.msg-id-102244.html>.

候变化背景下属于对法律文本的过度解读，这违背了民主与三权分立原则。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政策应当由民主程序决定，欧洲人权法院的职责是严格按照《欧洲人权公约》的文本发挥监督作用，而非创造新的权利。当欧洲人权法院要求瑞士推行某种公共政策时，其实际已经背离作为国际司法机构的法律职责，而是从事政治活动。

最后，反对者认为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没有充分考虑到瑞士国内法律框架的变化，瑞士当前法律框架已经满足减排目标。2024年3月15日新修订的《二氧化碳法》确定了瑞士2030年气候目标的措施。2022年9月30日新修订的《气候法》包含了2050年碳中和目标、2040年中期目标以及2031—2040年和2041—2050年平均目标，因此瑞士法律框架并不存在监管空白。同时，欧洲人权法院在评估瑞士法律框架时没有考虑其2023年9月23日颁布的《可再生能源安全电力供应联邦法案》（Federal Act on a Secure Electricity Supply from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至于碳预算，《巴黎协定》并未要求缔约国提交国家碳预算，而且该预算可以从瑞士设定的2050年平均目标中推导出来。

瑞士议会的反对意见反映了其国内气候政治争议。有评论指出，反对意见代表了一种政治机会主义，即借法院判决表达对欧洲人权法院与广泛的气候变化诉讼的不满。^① 这种对气候治理的反对立场可以在瑞士国内此前的气候立法过程中窥见端倪。瑞士气候保护协会曾于2019年发起“冰川倡议”，倡导国家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并彻底淘汰化石能源。议会对此提出一项反对提案，即以渐进式能源转型而非全面淘汰化石能源的方式实现2050年碳中和目标。^② 这一议案遭到了瑞士人民党的反对。反对者认为，议案中的一系列措施将难以满足国内的用电需求并不断推高瑞士的能源价格，进而使瑞士陷入能源危机之中，但最终这一气候法案还是经全民公投而通过。^③ 可见，气候治理中的政治争议使在该领域达成共识变得十分困难。瑞士国内对欧洲人权法院气候判决的反对只是再现了气候治理中的沉痾以及司法机关在气候治理中的局限。

（二）复杂的气候治理现实

法院判决能否取得良好治理效果不仅与法律因素相关，也取决于气候治理结构。尽管当前气候治理日益碎片化和多中心化，非国家行动者也参与到气候治理行动中来，^④ 但国家仍然是气候治理的主导者。国家不仅是国际气候协商的主体，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也依赖国家制定并执行国内气候法律与政策，有时非国家行动者发起的气候倡议也需要国家支持。^⑤ 由于缓解气候变化的政策可能在短期内对国家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国家往往会基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以及

① See “Guest Blog: Implementing KlimaSeniorinnen: Evaluating the Initial Swiss Response”, Columbia Law School Climate Change Blog, <https://blogs.law.columbia.edu/climatechange/2024/07/18/guest-blog-implementing-klimaseniorinnen-evaluating-the-initial-swiss-response/>.

② See Jenny Gesley, “Switzerland: Voters Approve Law Codifying Net Zero Target”,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item/global-legal-monitor/2023-07-06/switzerland-voters-approve-law-codifying-net-zero-target-by-2050/>.

③ See “Switzerland referendum: Voters back carbon cuts as glaciers melt”, BBC official website,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65946888>.

④ See Kuyper, Jonathan W., Björn-Ola Linnér and Heike Schroeder, “Non-state Actors in Hybrid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Justice, Legitimacy, and Effectiveness in a Post-Paris Era”, (2018) 9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limate Change*, p. 2.

⑤ See Dorsch, Marcel J. and Christian Flachsland, “A Polycentric Approach to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2017) 17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45, p. 46.

地缘政治等考量因素放缓气候行动。^① 国内利益集团的干预也使气候治理更加艰难。

短期经济利益和长期气候利益之间的张力在国际气候条约缔结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自 1992 年签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国家间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取得了一定发展，但长期受到不同国家抵制。《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的减排机制因为只对工业国设定了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而遭到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反对。由于美国经济对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赖，一些政客认为要求美国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会使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② 美国化石能源依赖性企业联盟也反对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并不断宣扬“气候怀疑论”，将应对气候变化视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他们还成功地游说了一些参议员。^③ 在《京都议定书》达成前夕，美国参议院就全票通过了《伯德—哈格尔决议》(Byrd-Hagel Resolution)，反对签署只有发达国家承担减排义务的国际协定。^④

《巴黎协定》取消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区分，将气候变化作为全人类的共同关切，要求所有国家都应当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但国家可以根据其实际情况作出减排安排，这大大降低了国际气候治理的政治分歧。然而，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美国国内的气候怀疑主义抬头。该政府将气候治理视为对美国经济利益的巨大威胁，并持续以国际气候机制对美国主权造成侵犯为由发声反对，其一系列气候政策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了巨大消极影响。^⑤

从国内层面看，气候变化诉讼很难改变国内政治经济格局。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所承诺的减贫行动依赖化石能源带来的经济收益，因而政府更倾向于允许毁林、石油开采、大坝建设等破坏环境的行为。^⑥ 同时，拉美地区公民与非政府组织不断提起气候变化诉讼，援引国际人权法以及宪法中的权利保护规范，以推动政府出台法律与政策制止加剧气候变化的行为。^⑦ 这些案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法律的支持，尤其是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在“未来世代”案 (*Future Generations v.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Others*) 中承认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毁林导致的生态破坏的不利影响，承认哥伦比亚的亚马逊森林具有法律主体资格，还判决政府应当采取行动减少亚马逊森林砍伐与温室气体排放，但判决并未阻止哥伦比亚政府进一步在亚马逊森林范围内发放石油开采执照，当地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并引发了新一轮生态冲突。^⑧ 可见，个别标志性判决无法扭转当地

① See Achim Brunnengräber, “Multi-level Climate Governance: Strategic Selectivit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Jörg Knieling and Walter Leal Filho (eds.),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Springer, 2013), pp. 67–83.

② See Harris PG, *Pathologies of Climate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st edn, 2021), pp. 63–65.

③ See Miranda A. Schreurs,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in the US, China, and the EU: Climate Science and the Framing of Climate Action”, in Jing Men, Simon Schunz and Duncan Freeman (eds.),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the EU and the USA* (Routledge, 2019), pp. 197–198.

④ See E. J. Ihemezie, K. P. Adeosun and E. E. Omej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Mechanisms o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Agreements: A Review and Case Studies”, (2021) 15 *FUTY Journal of the Environment* 32, p. 39.

⑤ See Harris PG, *Pathologies of Climate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st edn, 2021), p. 69.

⑥ See Sebastian Sma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tin American Conflicts over Mining Extractivism”, (2020) 7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 767, pp. 767–779.

⑦ See Juan Auz, “Human Rights-Based Climate Litigation: A Latin American Cartography”, (2022) 13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114, pp. 121–126.

⑧ 参见朱明哲：《气候变化诉讼的人权进路及其局限》，载《人权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16 页。

以采掘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类似地，美洲人权法院在此前反采掘经济的环境案件中曾以国家许可采矿行为违反《美洲人权公约》（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要求国家采取法律补救措施，但这些措施因为涉及高昂财政成本以及可能迫使国家转变其经济发展机制而难以在国内层面落实。^①

一些在气候外交方面表现非常积极的欧洲国家在面对国内气候变化诉讼时的政策选择也受制于国内政治经济现实，挪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数十年来，虽然挪威一直积极推进国际气候合作，通过气候变化法案设定了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为减缓气候变化采取了诸多手段，但其气候政策与石油政策却不一致。^② 挪威在现实中不断许可油气资源的开采，尤其是新近对北极地区的石油开采的许可更是引起了国内的气候变化诉讼。在挪威第一起气候变化诉讼中，挪威最高法院作出了与该国支持石油开采与出口的政治偏好一致的判决，驳回了原告许可新油田开采会侵犯其健康环境权的主张。^③ 该案已经诉至欧洲人权法院。欧洲人权法院如何判决尚未可知，但即便欧洲人权法院在该案中采取了与瑞士老年女性协会案中一致的立场而认定挪威政府的石油开采许可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挪威在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也将使遵守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面临重重困难。^④

气候治理的政治争议意味着，就算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在法律技术上站得住脚、也提供了足够的人权救济，却难以有效推进国家的气候行动。事实上，当区域和国际机构纷纷试图通过法律解决气候变化这一高度政治化的议题时，国际气候治理中的政治争议将会更加常见。例如，在国际海洋法法庭于2024年5月21日发布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咨询意见中，法庭将温室气体以及其过剩热量认定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第1条规定的“海洋环境污染物”。^⑤ 该咨询意见表明，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4条，缔约国应当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减少并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污染，且国家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某些与污染相关的情况不会发生。^⑥ 海洋法法庭还将国际气候公约等外部规则纳入到公约解释中。^⑦ 法庭最终认定缔约国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的海洋污染。^⑧ 海

- ① See Juan Auz,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Climate Remed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omparing Compliance between National and Inter-American Litigation”, (2024) 16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Practice* 182, pp. 182 – 207.
- ② See Erick da Luz Scherf and Marcos Vinicius Viana da Silva, “Oil Giant, Climate Saviour, or Somewhere in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the Norwegian Climate Paradox”, (2024) 1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Law and Policy* 227, p. 228.
- ③ See Christina Voigt, “The First Climate Judgment before the Norwegian Supreme Court: Aligning Law with Politics”, (2021) 33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697, p. 709.
- ④ See Erick da Luz Scherf and Marcos Vinicius Viana da Silva, “Oil Giant, Climate Saviour, or Somewhere in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the Norwegian Climate Paradox”, (2024) 1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Law and Policy* 227, p. 236.
- ⑤ See ITLOS, Case No. 31, *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by the Commission of Small Island State of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Law*, Advisory Opinion of May 2024, pp. 60 – 66, paras. 159 – 179.
- ⑥ See ITLOS, Case No. 31, *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by the Commission of Small Island State of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Law*, Advisory Opinion of May 2024, p. 71, para. 195.
- ⑦ See ITLOS, Case No. 31, *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by the Commission of Small Island State of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Law*, Advisory Opinion of May 2024, pp. 80 – 81, paras. 222 – 224.
- ⑧ See Diane Desierto, “Stringent Due Diligence, Duties of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to Climate Vulnerable States, and the Selective Integration of External Rules in the ITLOS Advisory Opin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Law”, Blog of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official website, <https://www.ejiltalk.org/stringent-due-diligence-duties-of-cooperation-and-assistance-to-climate-vulnerable-states-and-the-selective-integration-of-external-rules-in-the-itlos-advisory-opinion-on-climate-change-and-inte/>.

洋法法庭的推理同样未获得国家的广泛认可，中国、韩国、印度等国家对法院的推理存在不同观点。^①

六 结论

在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的以人权为基础的策略性气候变化诉讼使其日益成为气候治理的重要行动者。法院对最近 3 起气候变化诉讼案件做出的判决值得关注，这些判决回应了此前存在的以《欧洲人权公约》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解释争议。法院在瑞士老年女性协会一案中将《欧洲人权公约》作为“活文本”并借助当今的气候科学和国际气候法的共识，赋予非政府组织提起气候变化诉讼的资格、认定第 8 条包括国家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保护义务、对第 6 条诉诸司法的权利做了符合气候变化特征的解释，促进了《欧洲人权公约》的发展。演进解释作为法院长期发展起来的解释方法使《欧洲人权公约》能够不断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条件，在气候变化问题中也是如此。但法院的演进解释并非没有限制，法院对这几起气候案件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尊重了法律文本、既定判例以及国家的自由裁量权，在认定自然人“受害人”资格、国家的域外管辖权以及国家具体的气候缓解义务内容时进行了自我约束。

欧洲人权法院在气候案件中的演进解释并未获得一致的认可，反而引起了重大政治争议，尤其是国家认为国际性法院的做法构成了对民主与国家主权的威胁。这些以法律形式表达的反对意见反映了国内相关党派与群体的政治立场。目前尚不确定瑞士政府是否以及如何执行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但随着美洲人权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以及国际法院等国际机构都试图通过法律解决气候变化这一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国际气候治理中的政治争议将会更加常见，以欧洲人权法院为代表的国际司法机构在参与气候治理时将面临持续的政治质疑。

涉及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和全球治理同时体现出法律和政治的双重面向。国际司法机构运用法律技术裁决争议、发展法律，自然是应有之义。惟法律的发展必然改变气候治理领域的力量对比，使司法机构不可避免地成为气候政治的参与者、成为政治争议的焦点。欧洲人权法院在 3 个气候变化案件中的判决正是这种法律与政治之间张力的典型体现。一方面，司法机构已经具有足够的法律规定和发达的法律技术应对层出不穷的气候诉讼案件。然而另一方面，即便熟练运用法律技术仍然无法平息政治争论。全球气候治理恐怕也将长期于法律的确定性和政治造成的不确定性之间徘徊。

① 参见王佳、逢善思：《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法律定性问题研究——以国际海洋法法庭涉气候变化咨询案为视角》，载《国际法学刊》2024 年第 4 期，第 21—38 页。

The Evolu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and Its Limitation

Zhu Mingzhe and Xu Ying

Abstract: The human rights turn in climate litigation has become a focal point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often overlooks two crucial aspects: the normative obj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the complex political realities tha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face when engaging in climate governance. In 2024,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CtHR) issued three landmark rulings on climate change, applying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ECHR) to climate change cases for the first time. By analyzing the Court's legal reasoning and the domestic controversies sparked by these judgments, we can examine how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urts contribute to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existing legal norms,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in this process. A key feature of the ECtHR's approach was its use of evolutive interpretation to adapt legal norms to the climate change context. The Court redefined the concept of 'victim' in climate litigation and reinterpreted Articles 8 and 6 of the ECHR to exte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in climate matters. Two central factors shaped this interpretation: the growing scientific consensus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merging judicial consensus on recognizing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right to action and affirming states' protective obligations. The Court justified its evolutive interpretation by exercising judicial self-restraint, adhering to established constraints derived from legal texts, prior case law,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argin of appreciation. This careful balancing act aimed to ensure the legitimacy of the Court's reasoning while expanding the scope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Moreover, by grounding its reasoning in well-established legal doctrines, the Court sought to preempt potential criticisms of judicial activism and demonstrate continuity with its existing jurisprudence. While the three judgments showcase the Court's mastery of legal techniques, the innovative interpretations in climate cases have sparked political controversy domestically. These objections reflect the complex political realities of both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climate governance and reflect the limit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urts in addressing the highly politicized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As international courts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climate-related claims,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appears destined to remain caught between the certainty provided by law and the uncertainty driven by political dynamics.

Keywords: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Evolutive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ve Limits, Climate Politics

(责任编辑:王惠茹)